

風的顏色

夜闌，電話鈴聲乍響，心裡掀起忐忑不安的心情，深知當接通電話後，將被上蒼宣判自己將在這世上少一個身份——沒娘的孩子。此刻任性地放任鈴聲大作，思緒卻飄至與母親相處四十載的緣份點點滴滴，映入眼簾。此次是母親您第二次中風，雖已無法用言語表達，但意識是清楚的。從小就與您無話不談，如慈母如好友、避風港……，總喜歡賴在您的身旁，就像跟屁蟲般。日前，去探視您的那次，竟成為我們母子最後一次交談，見您眼泛淚光彷彿正在預告別離的來臨。感謝上蒼能讓我有機會再次對您說：「媽，辛苦您了！謝謝您！」當下心靈交流不捨，不言而喻。

鈴聲仍持續催促響著，終敵不過那劃過寧靜夜晚的突兀聲，抬起笨重顫抖的臂膀接起話筒，傳來另一端：「X先生？」，「我是」，「你母親已離世了！」唉！母親，您終於擺脫這十餘載病魔的折磨，也讓我想起過去……

兒時童言問：「媽媽，有沒有當過小朋友？」您說：「當然有，笨孩子。」我又問：「那為何我看到您時已經是媽媽的呢？」那時母親不禁莞爾笑著。

求學階段，您總是給我最好的精神和物質的支持，也為我能接受高等教育而感欣慰。當我遇到課業、生活、感情的挫折，您也始終是我最堅定的依靠。

初入社會，考上金融機構時，您為我感到驕傲，但此時家運邁入衰弱，您也因長期勞累患病而開始洗腎，原本是開朗堅毅的女性，唯獨怕痛，卻得面對那粗如筆管的針頭，在身軀穿梭而不喊痛，僅因怕我與父親不捨。

青壯期，成家後，您的孫子出生，見您疼愛他的表現和喜悅，似拉回兒時的我受您呵護疼愛般，心裡湧現出滿滿的暖意。而我因急功近利，價值觀一時偏差，以物質為導向乃至觸犯法律，您選擇體諒、諒解我，而我帶給您的卻是另一種苦難壓力。

您將離世的前一年，我沒能給您周全的照料，讓我愧疚不已。想到您

用那意志支撐衰弱的軀殼，為了就是等待我光明之一日，走筆以至此，吾已哽咽不已，雖您已離世二載餘，我總不願去接受這事實；今逢母親節機緣，讓我獻上對您遲來的墓誌文，深深表達對您的懷念與感恩之情。

您離世的同年底，我也報到執行，為過往所犯下的錯付出代價、贖罪償還。願待重返社會能頂天立地，正大光明，認真地過好每一天來告慰您，亦會好好照顧父親生活起居。

時光如白駒過隙，飛鳥，青山依舊。風沒有顏色，但對我而言，母親現在就像和風、看不見，摸不著，我仍能感覺她依然眷我。每當徐徐的和風拂面而來，我總想：「媽，您好嗎？」願世上尚有現世為人兒女之身份者，不要放棄這個身份，把握這甜美、回饋的機會，因「子欲養、親不待」啊！

葉峻

